野談 一

青邱野談卷之一

償宿恩歲送衣資

李校理某弱冠時往留其外舅清州任所觀華陽洞歸路將欲歷省其妹而家在數十里之外時適氣乏而近處無酒店四顧彷徨見一庄戶在於前村相望之地欲為暫憩療飢之計往叩其門有一妙少主人出應頗有款洽之色下階迎上納頭便拜坐訖仍請曰家有老祖母在堂請謁行次矣某聞甚惝恍而心又自度曰彼是老人我則少年似無所嫌且其請見者必非尋常事故遂從少年而入其老人年可七八

十李某遂拜見老人欣然迎接曰行次非学洞李書
房耶對曰然矣老人曰賤家於貴宅實有難忘之恩
今日之事誠非偶然又招出其子婦與之相見仍悽
然曰我乃此處土班也某年家長以推奴事往大邱
得送例托於本倅而本倅即尊王考也俄而偶然嬰
疾終至不救單身客館四顧無親尊王考躬檢襲歛
衣衾棺槨全数辦備極其精美所用紬緞剪出一端
各記入用之物以示家人以至千里運柩出力全當
世豈有如許罕絶之恩乎雖親戚知舊之間猶不敢
望其如此况素昧一鄉人乎幽明俱感存没無憾受

恩如天罔報無地此生此世鐫骨不忘自此以後姑婦同心躬勤蚕織絲枲綿布隨其所成一年一件歲以為常以表區區之誠矣聞遣家兒之袁幹家無人通信路絕而寸誠耿結不能自已年例所送雖不得傳致亦不敢自廢別置箱篋逐年儲留者亦已久矣嘗聞宅之居學洞故刻心不忘待孫兒之長成擬即續信矣向聞本倅之甥學洞李書房作華陽之行心切傾聳俄者貴駕之來臨自然心動敢請邀見今日之拜有若皇天湊合而成者不勝憾愴泫然泣下仍苦挽一宿宰牛烹鷄朝夕之外佳味盛饌殆無虛時

明日告歸出数箱以付之郎年〻所儲苧布之屬也其切至之誠高義之心有足以感人不敢辭爲滿載一馱而歸語其事於舅其舅亦嘉其誠遂遣吏饋問成給座首帖以榮其少年其後歲必專伻一如前日其孫亦種〻來訪云

撤溪祠火燒錦緞

完南家仍世富厚而長子早世孫曾仕宦顯達而俱未享年子孫稀貴故其家自前媢鬼禱賽惟謹以內樓爲神舍春秋兩節備饌餌而祀之又製衣服而藏之布帛紬緞之入于門者亦必裂一幅而掛之神前

累世爲常而不敢廢以是財産漸耗家中只有兩代
老寡婦人時有孫兒漸長當擇婚配於湖鄉娶權判書
尚遊之女于歸見姑纔過三日姑夫人捨中饋之勞
悉以家務委之新婦一日老婢入告權夫人曰某日
卽家中賽神之日也應用物力預先上下可以措備
矣權夫人曰此何神也而何事祈禱也老婢曰此神
之祈已自先代而春秋兩度備物行事祈之則家內
平安否則災禍轉生不可廢也權夫人曰然則一番
神祀諸般所入當用幾何老婢意謂夫人新入未諳
前例一一增數以對權夫人曰今年則另加優厚凡

百斛入三倍於前日可也遂依数出給老婢大喜曰
去其老大姑夫人聞之大加憂歎曰吾家從前以賽
神家力漸耗意謂鄉中婦女似或惜費節用故結婚
於湖中今反三倍加之侈濶如此吾家之蕩敗無日
矣及其日灑掃陳設飲食衣服極其豐備夫人澡潔
盛服以諺書自製祭文頭辭則槩以人神不可雜糅
為主其下則以夫人新入舅家思變前規盛供厚幣
行以終祭告以謝遣之意使他人讀之皆懼惕不敢
讀夫人乃親自焚香跪讀畢其前後所藏置衣服錦
緞之屬盡数撤出積于中庭謂婢輩曰此物盡為燒

火則暴殄天物不可為也其中年未久而可以穿着者自吾先朕之其餘汝輩亦皆衣之遂一〻分給諸婢其最久而腐敗者并將燒之使人取火以来舉皆懼惕向〻相顧無一聽令不得已自取火以来老夫人聞之大驚懼急使人挽之夫人不聽使婢子回告曰設有災禍吾可自當為舅家永除此弊婢使絡續奔来苦〻力挽而終不聽遂盡燒之淨燒其灰埋之屏處其錦緞之焚也腥羶之臭觸鼻婢僕輩相顧駭謀曰鬼物盡燒矣自是家中妥帖亦無災患

鎖陰囊西伯吴舊友

昔有二士自少相善而一則早登科第歷敭名宦一
則落拓不遇家計亦貧女婚定日而無財可辦適其
友人方莅西藩其室人語其丈夫曰婚日漸迫而手
無分錢何不往須營求得婚需而來也其士人依其
言往見西伯言其將過女婚而苦無措手之策頗有
以扶助也監司命下人擇淨潔下處又定給事官童
備盛饌而待之日日出來情談款洽其士人曰婚期
漸迫可以速去矣監司苦挽之暗囑一裨擇妓中有
容色妖態者教以如此如此士人多日淹留政爾無
聊日開前窓以視往來之人忽見對門家有年少素

服之女小開門扇隱身而立半露其面出玉手而呼
猫兒姿態嬌妙聲音嫩軟其士人一見奪魂招官童
而問之曰此是何許人家官童曰小人之妹家也汝
之妹何時爲寡官童曰上年爲寡士人曰我一見神䰟
飛蕩汝於今夕可以招來否厥童應諾而去其夕果
然招来其士人大喜要與同宿而厥女百計謀避其
士人直欲强逼厥女曰請先觀書房主下物士人慾
火如熾他不暇顧惟妓言是聽解下袴衣出以示之
厥女以左手摩挲之以右手潛持小鎖挾陰囊而鎖
之即翻身逃去士人自思無計可脫来此多日婚需

已不得又見欺。監司貽笑於一營不勝忿怒之氣於
坐待天明直發京行而陰囊痛艱辛匍匐而歸直
入内舍其室内喜色満面迎慰之曰千里跋涉何以
往還其士人忿怒之氣益加激發荅曰吾恃舊日之
情急作求乞之行婚需一無所得及得奇疾而来也
仍作呻吟之聲又大罵監司不已其室内曰君豈不
知乎日前自潁營輸送數三駄封物細錄件記盛具
婚需至於倒鑷微細之物無不畢具君豈不知乎其
監司之恩德無比何故忿怒罵如此仍出示件記{楚}
士人大喜過望回怒作笑又曰婚需則已備矣弟有

難處之事此將奈何室內問其故士人入挾
房細述其委折仍出以示之其室內不覺拍掌大笑
曰件記中有空開金一箇心切怪之而莫知其故果
然為此故也其監司之備送婚需不為不感惟此事
尤極感謝取來開金以啓其鎖

褁蒸豚中夜訪神交

古有一人父子同宮而居者其子喜結交日出門與
友遊出必醉飽而返或經宿不還甚至留連数日或
時不出則交朋四會履舃盈門杯盤狼藉嬉笑諠聒
一日其父問之曰是皆何如人乎其子曰是皆切友

也其父曰友者天下之至難而若是多乎且皆是汝
知己知心之人乎曰志同意合契托金蘭金財相通
而禍亂相資者也其父曰然乎我將試之一日其父
穿猪烹之剝其毛而白之裹以草席曉鍾纔罷使其
子擔之謂其子曰且往汝所最信友之家至其家剝
啄其門久之其人出来問曰汝以深夜緣何来訪其
子語曰吾不幸殺人勢甚窮急今負尸来此幸為我
善處之其友人外示驚動之狀嗟憐之色且曰諾入
且圖之立食頃仍不出来呼之不應顯有訑訑之意
其父嘆曰汝之切友皆如是乎去而之他又告其友

日吾今曉殺人勢急輒來與汝謀其友辭以有故又
去而之他告其友如前其友叱之曰此何等大事而
欲移禍於我耶勿復言速去遲則將連累我凡擔而
走之三四家卒皆不見容接其父曰汝友止此乎吾
有相親一人居在某洞而不見已十年矣第往視之
遂往叩其人之門而告其人如其子之告其友者之
為矣其人大驚曰且止天方向曙矣人跡將散急携入
家中親取斧錛之屬欲毀卧室之堗而藏之顧曰君
亦助我并力若遲則人將見之其人笑曰毋用浪驚
堗不必毀也指席裏者曰猪也非人也因將其事細

述一場其友人亦投錦而笑相與携手入房市酒数瓶切其猪而啖之叙其積年阻隔之懷少焉告別曰不知何日更接清範而兩地相通只有靈犀一點云云因率其子歸家其子大慚悔不敢復交友云

義男臨水喚俞鐵

鐵山知印李義男隨其倅由行上京適值春和欲玩景江邊跡暢幽欝告于其倅出遊龍山就高阜處玩帆檣上下之景忽覺困憊息睡坐而瞰寐夢一老人持一封書而來授之曰余離家已久家人不聞消息幸為我傳此書于吾家義男曰翁家在何處翁曰吾

家在某山下大澤中往澤畔三呼俞鐵則自有人從
水中出来以此書傳之義男許諾而覺忽見一封書
在坐傍大驚異之遂藏囊中而歸不多日本倅還官
陪来即日告由而出不到渠家直往某山下澤邊呼
俞鐵三聲忽見池水沸湧果有人從水中出来曰汝
是何人何故喚我厥童為傳来意以封書給之其人
曰少留以待發落遂翻入水少頃復出来身謂曰自
水府見召請入去厥童曰吾何能入水其人曰第瞑
目而負於吾背則自無慮矣厥童遂從其言水波自
開身不沾湿而兩耳只聞風水聲洶湧已而抵岸上

其人卸負而請開目白沙岸上朱門屹然其人曰少
待於此吾當先通矣旋即復出曰請入矣歷入數重
門彩閣壯傑升階而上有年少未笄之女欣然迎接
曰吾父久離家鄉未聞消息傳通音信極爲感謝家
父書中有與君結婚之教未知君意如何厥童喜而
許之其女曰又我是龍女得無所嫌乎厥童見其美
色答曰何嫌之有遂留三日所進飯飧無非奇珍又
使沐浴製給衣服不知何名錦緞輝煌燦爛仍與之
同寢三日欲爲出來厥女曰何遽歸也厥童曰受由
過限恐有罪責不得不出去矣厥女曰君在官家見

帶何任曰知印矣曰知印之服色何如曰長衣之上
服狀子矣厥女即披箱出一别錦緞裁縫而衣之又
囑之曰日後須頻〻入來也遂呼俞鐵使之負出義
男自是本倅寵愛之知印也由限已過久不還現問
於其家則告以上京還來初不歸家不知去處本倅
大怒嚴囚其父日督還現其母不勝惶懼日出路上
而訪問之第六日始出其山下來其母迎謂曰官令
嚴急汝往何處而遲滞若是汝父囚縶吾之等候亦
多日矣汝必受重責速〻入現義男亦甚惶懼直入
走伏於官庭官隷告曰李義男現身矣本倅大喜開

户下視則所着衣服極其華異決非人間之所製甚
疑惟未暇發怒責之遂令陞堂進前而問曰汝於受
由之後直往何處所着衣服是從何處出厥童不敢
隱諱一〻直告其倅亦異之竟不之責焉又曰汝妻
既是龍女則想必美麗可觀欲一見其面汝能使我
見之否厥童曰謹當往而議之又往澤畔呼俞鐵出
又如前背負而入以主倅欲見之言傳于龍女龍女
初甚持難乃曰地主欲見何敢拒逆請於某日來臨
澤邊厥童還告主倅大喜乃於其日大設帳幙於澤
邊大張威儀而來邑中鄉人吏校奴令老少聞官家

徃看龍女一并空邑而出漫山遍野主倅到澤邉坐
定送知印入水招龍女出来厥童入水請龍女出現
龍女曰以平服乎以戎服乎厥童来禀告主倅主倅
意謂美女戎裝則姸態尤别以戎服出現分付之厥
童還傳主倅之意龍女大悶持難沉吟半餉仍曰城
主分付旣如此無可奈何厥童還告自主倅以下至
於邑村百姓莫不注目波中擬睹絶代美色俄而水
波沸盪頭角聳出卽一黃龍出水上數尺許眼目閃
電鱗甲飛動主倅不意撞見不覺驚駭以手掩目
而伏觀光諸人亦無不驚駭龍女見其景狀慙絶仍

即入水宮官吏百姓擧皆無聊而歸其後厥童聞之告由而主倅不之怪爲數月之後時當六月旱乾日甚主倅屢行祈禱不得點雨意謂龍能行雨若請於龍女則可以得雨使厥童往請之龍女曰行雨雖龍之所爲有上帝之命然後可以行爲今無帝命難矣厥童屢以民情之渴望官令之嚴峻力請之龍女曰然則不得不一往施法矣遂具戎裝手持一小瓶一楊枝而出厥童曰欲觀其施法請與偕往龍女又諱曰龍則行于空中君則人間凡胎何以乘雲厥童猶懇請不已龍女不得已乃曰然則緊着於吾腋下鱗甲

中固執鱗愼勿放手也遂以腋挾之騰空而去與雲
發雷以楊枝點甁中水三點而灑之厥童俯視雲下
卽鐵山地也悶其禾稼焦焚田畓乾坼三點水太不
足從腋下潛出手急掣龍女持甁之水盡覆金甁龍
女大驚謂厥童曰速〻出去大禍將至矣厥童茫然
不知其故曰何故也龍女曰吾始慮其然故拒君不
隨來夫水府一點之水卽人間一寸之雨三點水已
足今乃盡倒金甁其害可勝言哉我得罪於天天罰
將至速〻出去如不忘今日之情明日須往白角山
下收吾頭而埋之厥童不得已出來自出山目見茫

然平沙一望無際至邑中一無田畓之形聞邑中之人言昨夜三更大雨暴注不啻翻盆有若河決霎時之頃平地水深丈餘山陵崩汰芫谷無辨云始乃大悔懊爲明日尋往白角山下果有龍頭落下遂抱而歸淨洗沙土以單衫裹之以木函盛之埋之於白角山下痛哭而歸

老媼慮患納小室

昔有一宰相内外偕老而有一童婢年十七八容色不麁性又醇良夫人寵愛之宰相常欲近幸厥女不承從泣告夫人曰小人將死矣大監屢欲以小人薦

杖若不從命則畢竟死於大監刑杖之下若從命則
小人蒙夫人子育之恩何忍爲眼中釘子一死之外
更無他道將欲往投江水而死夫人憐其志捐出白
銀青銅簪珥之屬并與裙之衣服裹一襆而與之曰
今無以在此人生又何可空死持此物往投汝所欲
去之處以此資生待曉鍾纔罷潛開門出送之厥婢
養於宰相家內舍未嘗出門行路持此襆裹不知所
向直從大路而行出南門漸近津頭時天色方曙聞
有馬鈴聲從後而來見有丈夫近前而問曰汝是何
處女兒如此早晨獨往何處厥女曰我有悲冤之事

将欲投江而死其人曰汝其浪死吾未娶妻與吾居
生何如厥女許之遂馱之馬上而去其後幾年宰相
内外俱殁其子亦已死其孫已稍長矣家計剥落無
以資生忽思先世奴婢散在各處者多若作推奴之
行則可得要賴之資遂單身發行先往某處招致諸
漢示以户籍曰汝輩皆吾先世之奴屬也吾今收貢
次下来須從汝輩人口男女之数一一備出厥漢輩
口雖應諾心懷不良定一房而居之備夕飯以待之
将於其夜聚黨而謀殺之其班則不知而困眠矣忽
於半夜聞窓外有多人聲跡心竊疑之潛聽之則以

開户先入互相推諉始乃覺之大生驚㤼潛身起來
蹴倒北壁而出厥漢輩或持刀劒或持椎杖或從房
中或從厨後而逐來其班無計逃生遂超越短籬忽
有一虎突前捉去厥漢輩見其人爲虎所捉去相顧
大喜曰不勞吾輩之犯手自爲虎狼所噉豈非天哉
永無患矣其虎雖捉其人而去只啣其衣後領而翻
其體負背上半夜之間不知走幾里往投一處掀翻
墜地其人肌膚則雖不傷而精神昏窒已而驚魂小
甦開睫周視則乃一大村中井邉人家大門之前而
其虎尚蹲坐其傍天色向曙矣井邉家人將欲汲水

開門而出忽見何許人僵卧地上又有大虎守其傍
大驚走入連呼聲有虎其家人老少一齊持杖而出
虎見衆人齊来始起身欠伸徐〻而去始問僵卧之
人曰汝是何人緣何到此斑寅又何故相守不去也
其人始述顚末人皆嗟異之其家老母亦出来相見
認其人容貌請其人入内舍語之曰子非兒名某氏
者耶其人大驚曰吾果是也老媪何以知之老媪遂
細述兒時為某宅婢子受恩於夫人今日如此居生
莫非夫人之德吾年今七十何日忘之但京鄉落〻
聲聞莫憑今日郎君意外到此〻天使之報旧恩也

遂遍呼諸子諸孫諭以此是吾上典汝輩一一現身又拓北窓招諸子婦一并現身備盛饌而進之製新服而衣之挽留數日老媪諸子皆是壯健傑驁有風力財産富饒行縣令於一鄉者今忽不意其母以一介流乞之人稱之以上典使渠輩盡爲其奴屬憤怒撑中又爲鄉中之羞恥然其母性嚴諸子莫敢違其志不得不黽勉從令其班謂老媪曰吾離家已久可以急歸須爲我俾得速還老媪曰姑留數日亦何妨耶待夜深後見諸子輩睡熟屬耳而言曰郎君不見諸子輩氣色乎渠輩雖以吾命不得不外面順從其

心不可測也若單身歸去則必致中路非常之禍我
有一計郎君其能從之否其班曰何計也老媼曰我
有一孫女年近二八亦頗有姿色尚未定婚欲以此
女納于郎君則何如其班猝聞此言惝怳不能荅老
媼曰從吾言則可以生還不從吾言則必致非命之
禍我不忘旧主之恩爲計至此郎君何不聽之其班
許之明日老媼召諸子輩言之曰吾以孫女其也納
于其上典汝於今夜整辦婚具無敢違忤諸子輩不
敢一聲唯唯而退其夕修理一房爲新婚之房使其
班入處艶粧其孫女入送遂成婚爲翌早老媼入見

問安又台諸子輩語之曰上典主明將還宅孫女又當率去騎馬一匹轎馬一匹卜馬數匹斯速脩待轎子亦爲借來汝輩某〻陪行上京受上典主書札而來使吾知平安行次之奇諸子輩奔走應命一齊辦備遂治發上京衾枕衣服如干錢兩并載一駄一路無事平安得達其班作書付其回便其後每年一件限老嫗終身

夢黃龍至誠叢宵霖

李參判鎭恒少時必欲做科而聞夢龍則必得科乃修掃半間挾室入處其中家務不許相干賓客不許

相通便旋之外終日不出朝夕之飯亦自穴窓中出納晝宵所思無非龍也思其形體思其頭角思其鱗甲思其爪牙以至於龍之所居龍之所嗜龍之所変化以心想像以心指畫無一息間斷至於第三日始得一夢拏一大黄龍纏于右臂龍體大而力壯大費氣力艱辛纏繞之忽然自覺乃一夢也勞力過多遍體流汗李丈自是實才得此夢而大喜凡龍之文字可合科題者無論經史雜記無數做得忽然庭試有命科前数日親往紙廛命廛人出上等好品紙積置于前右手藏于袖間以左手一一翻閱擇其最好者

乃出右手而拔之出又思兄弟即一身第之正草吾
何不并擇吾不登第而弟若登第則與吾登第何間
爲遂如前法左手翻之右手拔之攜二張而歸遂與
李氏同入場中少頃成均官負奉御題而出來引儀
唱四拜滿場之人皆屬目於臺上矣及展搆以草龍
珠帳命題滿帳擧子都不識解題往來探問不勝其
紛紜李丈適狮知其出處乃專意安坐以古賦體一
筆揮成兄弟兩券次第投呈及其榜出院隷呼名四
出爲首二三人已爲呼上自家名字尚不出來心甚
燥悶少焉先呼其李氏名字自念已雖不得第已登

第亦何恨爲俄而自家名字繼又出来一榜六人兄弟聯叅并登卿月之列老来乃向後生輩必勸其致誠龍夢爲

誦斯干雄講動天聽

俞校理漢寓少時豪放不覊以學掌色觀日次殿講一夜夢遇斯干章占科而方覺之際洞任来告明日殿講有命矣俞校理大驚喜蹶然起坐蹴起在傍睡者曰速上大舍廊持冠帶紗帽来其人曰大舍廊門已緊閉進士主已就枕矣俞校理曰雖然呼廳直速〻持来其人遂持来又送人於其大家政丞家持賜

花来於是衣章服以細繩縛賜花於帽而着之使二
人挾腋中庭往来作進退狀其大人曉睡矇矓之中
忽聞人喧聲呼僊人驚問曰今已深夜是何人聲其
僊曰書房主作新恩之戲矣其大人曰此兒又作怯
矣招其子大責之曰此何貌樣是何怯聲俞校理乃
以夢兆及明日科令對曰此科似可必做故喜不自
勝果作呼新恩之戲矣其大人怒罵曰汝是殁知覺
近破落之人平生不曾對案看一字優遊虛浪謾度
時日而何可望科乎然第誦斯干詩俞校理乃朗誦
至末章不能成誦其大人又罵曰如此而乃曰做科

十七

乎須速脫帽帶還舍就睡明日亦勿赴擧也俞校理
唯〻而退翌曉乃潛身入場遂以夢中事語一二知
旧皆曰君果熟讀而入來否俞校理曰末章吾未能
盡誦矣其友曰胡不開卷一讀也俞校理曰夢若無
灵則已如不然雖不盡誦必有自曉之理爲用讀爲
諸友皆力勸而終不聽及出講章乃斯干詩恭人占
之句也俞校理尤獨喜自負遂突誦着〻至末章
上以御手拍案大加稱賞曰善哉善哉不必盡誦速
爲收栍乃不誦末章而以純通賜第其大人朝來聞
其赴科憂歎不已忽聞榜聲疑慮百端俞校理自闕

出来望家而歸其門客之屬方出門迎接俞校理自
馬上以手面〻指示曰吾雖不知斯干末章今而乃
占科云矣

洪尚書受挺免刃

洪尚書宇遠於未第時作東峽之行日勢已晩而店
舍稍遠無以趲程及站路傍偶有數家村言其事情
而請留宿爲主人許之其家有老翁姑及一少婦夕
食後老翁謂客曰爲看一家祥祭今夜將往他處少
婦獨在望須看檢守家而善爲安寢爲謂其子婦曰
吾輩出他汝獨在家必善待客主遂與老媼出門而

去少婦應諾開門而入遂同寢一室其婦讓客主宿
於下炕渠則坐於上炕張燈而績緜洪見其婦雖是
村女頗有姿色又值其舅姑不在而與之同室意欲
挑之假托睡困所爲轉就其婦之傍試以一足加于
其婦之膝其婦認以遠路行役眠困所致謹以兩手
輕擧而下之少間又以足復加婦膝其婦又如前下
之洪則未悟其意〻謂其婦不甚牢拒又以足加之
其婦始覺其洪之有意於己也呼客主而覺之洪佯
以睡深操屢呼而後始欠伸而微荅其婦使之起坐
而數之曰而班讀書知義理豈不識男女之有別守

翁姑出去謂客主以兩班而信之無疑勤於守家乃
於深夜之中暗懷不美之心兩班之行豈如是乎湏
出户外覔得夏楚而來洪聞言不勝愧赧滿面通紅
不得已出户覔來其婦請褰袴而立洪又不得已唯
令是從其婦乃撻十數戒之曰明日舅姑歸來當細
陳委折更勿妄念而安寢焉仍又績絲如前生翌日
老翁媼還來問客主安寢否洪無辭可荅其婦乃以
夜間事告之老翁曰吾知汝之貞烈故獨留接客而
年少男子見色而動心者亦不是怪事委曲其辞開
陳其不可之意固可也汝何敢撻楚兩班乎遂取其

楚撻其婦數十向洪而語曰村女無知使而班受辱不勝惶悚洪不勝羞愧稱謝而去其日又行幾十里值日暮遠店又尋一村舍而寄宿焉其家只有一夫一妻夕後其主入告曰小人適有緊關事將往十許里地明早當還請客主善爲安寢焉又囑其妻以善待客主而出去其女閉門而入房其房即上下間而間有障子其女宿於下間洪則宿於上房洪懲於昨夜事更無邪念矣夜深後厥女呼客主曰上間甚踈冷客主得無寒乎須移處下間而與我同宿如何洪答以不寒厥女數三次請入而終不聽觀其女肹爲

必有開戶出來之處以背緊帖於門扇而鎮之
俾不得推出果然厥女轉輾下至於門閾百般誘説
終欲推門而不得乃大怒識罵曰年少男兒與女子
同房而無一點情慾無乃宦者乎何其沒風味若是
乎狼藉醜辱喃喃不已曰雖非客主豈無他人遂擧
足推蹴前窓而出去携何許總角而來爛熳行淫仍
即相抱而熟睡少頃其夫還來直入其房一刃幷殺
其男女仍即出來立於洪之寢房之外低聲呼曰客
主就寢乎洪曰汝是何人厥漢曰小人即此家之主
人也請開門洪見厥漢行凶之事心甚恐怖而又思

身無所犯寧有他慮遂開門使入厥漢百拜補讀曰
行次誠大人也凡年少之人於深夜密室之中與少
女隅壁伴宿而不爲情慾所動者能有幾人小人屢
見厥女之行多有可疑而未促眞贜昨見行次儀表
之出常厥女有歆慕之意故小人故托出他潛伏窓
外以伺察焉果然厥女以淫情挑行次而行次堅執
不應厥女不勝情慾乃招隣居總角與之同宿故小
人憤其所爲一刃刺殺之若非行次之牢確不撓爲
厥女所迷則必不免小人之刀矣吾見多矣未有若
行次之眞正大人也今不可在此追天未明與小人

急速逃走遂相随而出門行至数步厥漢又曰小人
有一忘却事請燒其家而出来請行次少留待之旋
即回身入去洪謂以待厥漢無義遂獨自先去行里
許回首視之則遠〻地火光亘天其後登科為江原
監司行部之路見一治道之民擁篲而立使台之前
来駐車而問曰汝知我乎厥漢對曰小人何以識得
曰汝記某年如是如是之事乎厥漢始乃覺得曰小
人果記之耳洪使之還營後来待稱道不已厚遺而
遣之

呂繡衣移花接木

呂參判東植為嶺南右道御史行到晋州偶與從人相失且值日暮無可投宿處適有一茅屋在路傍者往叩之有人出應乃班族而未冠者告其寄宿之意厥童無難色而許之邀入房中而欵待之回語其妹備夕飯而進之夜則與客同寢上間其妹則寢於下間覩其言語動作與之酬酢則為人可愛男妹同室內外截嚴心異之問曰年旣長矣而何故未娶對曰以家貧之故人皆不顧前村富家曾有願婿之議亦以貧窶之故今忽背約更結婚於他處富家將以明日過婚矣又問汝妹亦有定婚處否答曰亦無定婚

處矣御史既憐此兒男妹之過時失婚又憤前村富
漢之嫌貧退婚明日直往其家乞飯爲門閭高大皆
庭廣濶高張遮日盛設鋪陳圍以彩屛方等待新郎
之集而賓客滿堂奴僕盈庭羅列釜鼎盤床器皿之
屬烹飪魚肉脩設盛饌以次進於堂上此際忽聞乞
客之聲主人喚奴子逐出之御史乍出旋入高聲大
呼如此盛會飲食若流而何不使飢餓竆困者一飽
腹乎建聲而進于堦下主人甚苦之命奴子略備一
床而給之奴子乃以殘盃冷酌草草數器盛一小盤
而待之於爲之頃倏上廳上側身於諸客之末又以

薄待兩班之意多小詬詈主人大怒又使奴子牽出
之適於此時驛卒一漢尋御史所在來到門前御史
瞥見以目瞬之驛卒遂高聲大呼曰御史道出道矣
一聲纔出滿座驚散托頭鼠竄填門而逃所謂新郎
適又來到見此風色亦回馬而急遁諸從人又次〻
來會御史遂據上座拿入家主跪于庭下数之曰汝
以一邑之巨富既設大會一床盛饌何損於汝而汝今
遂出之至於屢度懇乞而乃以衆人所食之餘草〻
薄待又至於上廳驅迫牽出安有如許道理如許人
心汝始議婚於越村某道令嫌其貧寒臨期背約吏

招他婿是豈嶺南敦厚之風耶今既筵日醮席亦設
速辨新郎服色白馬紗籠往迎越村道令速行醮禮
又送一轎駄來其處子又命家主備給華衣速招退
去新郎又行醮禮於其家坐見兩婚禮畢而去一邑
莫不快其家主之見辱而稱其道令男妹善為匹處
焉

誣名卜寃獄得伸

全州邑内有一寡婦一夜之間不知何人潛入其家
斷寡婦之頭其隣人恠其日晏而寡婦之家寂無動
靜入其家開戶見之則寡女果死而血流滿地無其

頭矣隣人輩大驚𤼵状告官本倅出来檢屍果如状
辞尋其頭去處見血痕點滴出於戶外從其血點而
推尋之則至於西墻下而止焉乃入其西家適搜之
則其家西墻下寡婦之頭落焉盖変出於深夜之中
而地是幽僻之處其家主人亦未之覺焉於是謂以
其家之所爲結縛家主嚴刑究問其人據理稱寃而
主倅一不回聽累加毒訊閱月嚴囚將至死境其人
有二子不勝其寃以爲此必有完犯者而無路覈得
相與議曰吾聞鳳山劉雲桊國之名卜盍往問之遂
厚齎卜債及路費牽一匹馬尋往鳳山劉卜之家細

陳情由請得正犯而雪其父寃遂進卜債劉卜曰今日已晩明曉當卜其翌清晨劉卜盥洗着道袍出坐廳上爇火於爐置一案於前又以大屛圍之處其中焚香告祝而占之既得卦又良久解之乃出召謂二人曰汝以今時急歸本鄉勿入汝家直向西南間路七十里許左邊有分岐細路從此而去則其下有麻田數十畝其下數十步有數間草屋晝則隱身於麻田昏後潛伏於其家籬後則必有可知之事其人依其言急歸不入其家直向西南路上而走行七十里許路左果有微徑遂由此而行果有麻田麻田盡處果

有孤村斗屋其人乃繫馬於遠〻山邊隱於麻中待
黃昏後潛進其籬下自籬隙窺之則男漢在爐上明
火而織屨其妻在房中懸灯而繰絲并無所言二人
一向屬耳籬邊聚精潛聽良久厥漢起身收拾所業
滅火而入房喜謂其妻曰今則無患矣某也昔當屢
經刑訊今將死矣二人聞此言撤籬踴躍而入曳出
厥漢緊加結縛牽來其馬馱厥漢於馬背又屢回纏
紲俾無墜落疾驅而還入新官庭小人痛父非辜今
捉凶身而來矣主倅亦驚喜即命捉入厥漢施威嚴
問不下一杖箇〻承服曰小人即其隣居皮匠也慕

悅其寡婦屢次挑之寡婦不應故憤而殺人擲其頭於西家欲爲嫁禍之計今已綻露無辭可逹矣於是獄案成矣遂放西隣之家主

誇丈夫西貨滿馱

昔有一士人因科事入泮村則主人適出他獨有其妻在焉時適四顧無人陰慾發動挽執厥女懇求歡爲厥女以主客之誼不忍發聲拒之黽勉從之俄而其夫自門入來經堂廳上開户欲入其生急以厥女之裳覆厥女之身回顧其夫黙眼而揮之其夫會意遂閉門而退曰我是老熟之人豈不察人之氣色乎遂

出大門而去於是更無所嬿盡意行樂而罷士人出
居外舍厥女往投隣家少焉其夫又來見其妻入來
迎謂曰汝於其間往何處而今始歸家其妻曰我以
裁衣次欲倩手於隣人而裁之其人適出他少待其
歸所以遲滯矣其夫不以爲恠更無他言未幾士人
登第又幾年爲平安監司厥漢大喜曰今將往營乞
馱矣厥女笑之曰如君下去何物得來厥漢怒曰吾
不能得來則汝往可得乎其妻曰吾往則必可得矣
厥漢不聽其言遂貰馬騎去到營現身監司見之別
無喜色使營庫給飯明日出給路資使之速還厥漢

大生忿怒又忿無面見妻遂不辭而走終入家大聲
呼罵忿氣勃勃厥妻近謂曰得何物而來厥漢備述
其冷落無舊日顔面之意厥妻笑曰吾固不言之乎
君則雖百番下去無所得吾必下去然後方可得來
厥漢忿答曰汝言既如此明日須下去厥女自治行
具下湏營使門者入通即時召入厥女陞階上拜見
巡相見之使之入房慰其遠來之意又入送內衙使
之款待留幾日厥女請欲辭去巡相不忘舊日之情
自內舍召入寢室以續旧緣命納行下紙大筆手題
錢文幾千兩其外綿紬白木民石魚油清之屬凡係

關西所產者無物不備命營庫裨出雇馬輸送之馬
凡幾駄前駄先到泮中前路問平安監司宅泮主人
家路人指示之遂直向其門而入從後諸駄陸續盡
来最後駄女人而来鮮卜滿地可謂塞破屋子厥漢
初見之一以為大駭一以為大喜次第收拾諸物各
〻區處從容問其妻曰吾下去而不得一物汝下去
而得貨財若是夥然是何故也厥女笑曰君不記某
年之時使道為觀科入来於此内房作雲雨之會乎
其夫尋思良久怳然大覺曰是矣是矣第未知其時
仰卧者誰也厥女笑曰故是我也厥漢又驚悟嘖〻

嗟歎曰若知其時汝在下則吾豈不百番瞬目而今日所得又豈但止於此耶遂相與大笑

占吉地奥遊石函

李判書鼎運之祖父某於少日讀書山寺時值大冬雪寒嚴酷有一雲遊之僧鶉衣鵠形乞食於寺僧寺僧饋之夕飯其習欲逐之李班憐之謂寺僧曰當此嚴寒之時無衣飢餓之僧必有凍死之慮粮米則吾自備給須加留數日待日氣稍解送之爲可李班適換授新衣其所脫衣服並出而衣之待日寒稍弛使之下山其僧無數稱謝而去其後幾年李班遭故遷

成服有一僧来請吊喪主入受吊而未知誰也僧曰

喪制主知小僧乎曰不知也僧曰喪制主倘思京年

某寺乞食僧事乎小僧即其僧也伊時得蒙推食解

衣之恩得免餧莩之餓鬼感恩如天銘在心肝必欲

一次報效矣適聞喪制主遭艱之報想無山地之素定

者小僧粗識風水之術欲擇極吉之地以為一分報

恩之地不必喪制主親行小僧當走一遭初占而来

矣伊後與小僧偕往而完定如何喪人聞其言恍然

大覺以為渠既感恩必欲求報則似當盡誠求之依

其言使往初占數日後其僧占一處而来要與同往

喪人乃與僧俱往看審則乃平地田野之間局格亦似不合心竊疑之而既不鮮堪與又專恃此僧之言則不可以俗眼取舍也遂一從僧言擇日開基於是無論族戚隣里下及役軍舉皆訾毁以為林樾荒亂山石犖确如此山地不可定窆云〻喪人雖專恃僧言而衆毁義集不無疑慮之意遂引僧靜僻處問之曰吾雖恃師言決意用之而其奈衆口皆毁不勝喧聒吾既之明知的見實無以排衆議而用之此將奈何其僧尋思良久曰小僧之至誠豈或泛忽而人言既如彼喪制主之如是為言亦無怪矣雖然如明見

吉地之明驗則可以用之乎袁人曰可勝言哉其時
穿壙已畢將始築灰矣其僧遂與袁人入其壙內緊
閉掩壙窓不使點風入內破其壙底小許則下有石
函方正乃以手微舉其上蓋一隅以燭斜照而窺僧
之則隆水滿函金鮒數三尾游泳其中袁人見之大
駭遂急閉之仍復依前堅築其破處仍開掩壙窓而
出來使之除雜談築灰諸人等見如此舉動遂不敢
復言仍爲完窆矣其僧辭去時謂袁人曰小僧感袁
制主之恩德擇極吉地必欲於袁制主身發福見其
榮達矣不幸吉氣少減當於四十年後吉氣復完聚

然後始可發福當出三科而崇顯矣其後四十餘年李之孫兄弟三人皆登科升遷官至玉堂曷運益運皆至正卿

現宵夢龍滿裳幅

海豊君鄭孝俊年四十三貧窮無依喪妻者三而只有三女無一子以寧陽尉之曾孫本家奉先之外又奉 魯陵及顯德王后權氏 魯陵王后宋氏三位神主而無以備香火在家愁亂每日從遊於隣居李兵使進慶家以賭博為消遣之資李即判書俊民之孫也時以堂下武弁日與海豊賭博矣一日海豊梓

真卿

然而言曰吾有衷曲之言君其信聽否李曰君與吾如是親熟則有何難從之請乎第言之海豊喟嚅良久乃曰吾家非但累世奉祀且奉至尊之神位而吾今鰥居無子絶祀必矣豈不憐悶乎如非君則吾何可開口君其憐悶我情勢能以我爲女婿乎李乃勃然作色曰君言眞乎假乎吾女年今十五何可與近五十之君作配乎君言妄矣絶勿更發此沒知覺必不成之言可也海豊滿面羞愧無聊而退自此以後更不往其家矣其後十餘日之夜李兵使就寢矣昏夢中門庭喧擾遠遠有警蹕之聲一位官服者入来

曰大駕幸于君家須即出迎李慌忙下階俯伏于庭已而少年王者端冕珠旒來臨于大廳之上命李近前而教曰鄭某欲與汝結親汝意如何起伏而對曰聖教之下焉敢違咈而但臣之女年未及笄鄭是三十年長何可作配乎教曰年齒多少不須較計不須成婚可也仍還宮李乃恍惚而覺即起入內則其妻亦明燭而坐問曰夜未曉何為入來李以夢中事言之其妻曰吾夢亦然大是怪事李曰此非偶然之事將何以為之其妻曰夢是虛境何可信之乎矣過十餘日後李又夢 大駕又臨而玉色不豫曰前有

所下教者汝何尚今不奉行乎李惶慼而謝曰謹當
商量爲之矣覺而言于其妻曰此夢又如是此必是
天意也若逆天則恐有大禍矣將若之何其妻曰夢
雖如此事則不可成吾何忍以愛女作寒乞人四室
手此則無論天定與人定死不可從矣李自此之後
心甚憂恐寢食不安矣過十餘日後　大駕又現于
夢曰向所下教於汝者非但天定之緣此乃多福之
人也於汝無害而有益者也余屢次下教而終是拒
逆此何道理將降大禍李乃惶恐起伏而對曰謹奉
聖教矣又教曰此非汝之所爲專由汝妻之頑不奉

命當治其罪仍下教拿入宴。間大張刑具時拿入其
妻數之曰汝之家長欲從吾命矣汝猶持難而不奉
命此何道理乃命加刑至四五杖而止李妻惶恐而
哀乞曰何敢違越謹當奉教矣仍停刑而還宮李乃
驚覺而入內則其妻以夢中事告之捫膝而坐膝有
刑杖痕李之夫妻大驚恐相與議定而翌日請海豊
曰近日何久不來云則海豊即來矣李迎謂曰君以
向日事自外而不來乎吾近日千思萬量非吾則此
世無濟君之窮困吾雖誤却吾女之平生斷當送歸
于君家矣吾意已決寧有他議柱第不必相請此席

書之可也仍以一幅簡給而書之仍於庭上披曆而
消吉丁寧相約而送之翌日之朝其女起寢而言于
其母曰夜夢甚奇嚴君之時友鄭生忽化爲龍向余
而言曰汝受吾子吾乃開裳幅而受小龍五箇蜿々
虵々於裳幅之上接受之際一小龍落于地折項而
死豈不可怪乎父母聞其言而異之及入鄭門逐年
生産々純男子五人皆長成次第登科一男二男位
至判書三男位至大司諫四男五男俱是玉堂長孫
又登第於海豊之生前其婿又登第海豊以五子登
科加一資位至亜卿享年九十餘孫曾滿前其福祿

之盛世所罕比其第五男以書狀赴燕回路未出柵
而作故以其柩還時海豐尚在里符夢中之事其夫
人先海豐三年而歿海豐窮時適於知舊之家逢一
術士諸人皆問前程海豐獨不言主人曰此人相法
神異何不一問海豐曰貧窮之人相之何益術士熟
視曰這位是誰今雖如是困窮其福祿無窮先窮後
通五福俱全之人座上之人皆不及已矣其後果符其
言海豐初娶時醮禮之夕夢入一人之家則堂上排
設一如婚娶之儀但無新婦覺而訝之喪妻而再娶
之夜夢又入其家則又如前夢而所謂新婦未免襁

褓又喪妻三娶之夕又夢入其家則一如前夢而襁
以新婦襁褓之兒年近十餘歲而稍長矣又喪妻及
四娶李氏門見新婦則即向來夢見之兒也凡事皆
有前定而然也李兵使夢中下教之君上乃是端
廟云

復主讎忠婢托錦湖

錦湖林校理亨秀少時磊落有氣節豪爽不羈馳馬
習射好讀書能文章一日觀科上京與同接二人聯
鑣而行中路見一素轎從後而來轎下童婢年可帳
十八九頗有容色編髮至踝標致農娜隨轎冉冉而

来突過馬前回顧見錦湖行過一馬場又一顧見二
同伴相嘲曰吾輩三人同行君之容皃非獨表出而
厥女倆於君屢次顧何也錦湖曰吾亦不知見前當
大村其轎子入於曲巷中錦湖謂二人曰君輩須先
往前店以待之我則明曉當追及矣二人或笑或罵
曰士大夫科行忽惑於一女子棄其同行中道改路
寧有如許人事乎錦湖笑而不荅促奴子驅馬追到
委進曲巷中見一高柱大門遂入門下馬繫馬於廊
柱陞堦而上則房門閉鎖塵埃滿廳始為入坐俄而
厥童婢一手持一立席一手持火具自内而出鋪席

于行廊房中置火具于前請錦湖入處房中錦湖笑
曰汝安知我之必随汝来而設此具也厥女亦笑曰
我三次顧見而豈有未来之理乎且曰先吸南草將
備夕飯以来姑待之夕飯後盥浣等屬洗滌收殺而
出来矣少焉果進夕飯持床而入少頃果出来坐房
之一隅忽泫然泣下錦湖恠而問之厥女收淚對曰
吾上典家勢孤單某年娶某宅婦女一日婦人覲行
歸路忽然急風捲轎之帳適有一頑僧窺見娘子之
美猥生淫慾随轎而来以強力逼辱娘子遂殺上典
此後頻数往来心切悲寃憤痛而量一女子無計可

施陰求有力之士以圖復讎之舉而不逢其人潛求良弓勁矢待之久矣錦湖曰然則三人同行何故徧顧我也厥女曰見行次形貌壯健足辦此事故也錦湖曰厥僧今安在厥女曰見在房中與娘子戲謔錦湖即加矢于絃使厥婢前導指示隨而入門隱身於暗處而窺見之則明張燭火披衣露腦半醉依壁而坐錦湖彎弓滿彀極力射去正中厥僧之腦膛厥僧大叫一聲驀然仆地又欲更射其女人厥婢挽止曰所行雖如此亦吾之上典不可自吾手殺之且當自斃不如棄之而去錦湖遂止與厥婢出來厥婢謂錦

湖曰小人願隨行次而去為妾為婢唯命是從忙收
行裝急出門外與厥女并騎而行到半里許厥女曰
我有所忘事更到其家放火而來遂下去錦湖駐馬
而待之俄而見其家火光四起烱焰騰天而厥女旋
即回來遂依前并馬行趲到前店二同行出逆見携一
女子而來又相與嘲罵曰今為覌科而行挾一女而
來不祥莫大矣錦湖笑而不荅遂携與上京留於旅
店留置厥婢於内間整飭科具入塲覌光遂擢嵬科
遊街三日後携厥女而還鄉與夫人相見夫人聞之
大加稱嘆覌其為人不似卑賤之人遂許與作妾厥

女溫良恭遜性又聰慧夫人遂大愛之相與和樂以終平生

驗異夢西伯識前身

昔有一童臣自兒時每以其生日之夜夢至於平生所未識何地何家而有白頭老夫妻沐髮浴身精着新衣以豊潔庶羞陳於床上傍有交椅有若祭廳之狀而自家輒坐椅上飽喫庶羞老人內外則達夜痛哭於床下每年如是雖夢中經歷行之旣久巷之深淺家之大小墻垣之周遭樹木之踈密至於門戶向背廳事濶狹皆砌歷曲歷ㄷ森列於眼中雖未嘗向

人說道而心常疑恠後為平安監司到任之路未知
營少許適見部內一巷甚慣於眼與年〻夢往之地
毫無差爽監司遂異之駐前陪教諭書鄧越等屬於
路上獨自單騎向其巷而入果有一家恰符夢中之
見遂入其家工房。鋪陳設於廳上一洞駭散持其家
老夫妻莫曉其故奔竄不服監司坐於廳上招主人
老夫妻出來老夫妻不勝惶悚俯伏於庭下監司使
之升廳舉顔果是夢中號哭之人也遂問年歲幾何
有子與孫否其翁曰有一子夭已久矣問幾歲歲夭促
耶對曰十五歲亡而其兒生而穎悟聰明超出羣輩

埋沒於常業實為可惜故送于學房使之受業則一覽輒記文理日進一鄉上下莫不稱贊一日見平安監司到任之行喟然歎曰大丈夫當作平安監司矣自是日病臥呻吟斷斷沉重於某年某月某日化去小人不勝悼惜每於是日畧備小饌而祭之矣監司聽之其兒亡年月日即自家生年月日也尤大異之謂老夫妻曰到任後當招汝須即來現也仍為到營三日後招其老夫妻厚饋之告夢中之事買一家舍於營門近處以處之又買畓以給之且以老夫妻之無子買一區祭位畓付之本府作廳以為老夫妻身

後祭祀之需而自作歷倫行自此以後不復夢矣
料倭冠麻衣明見
金僉知潤身與術人南師古相親每往南家則有麻衣老人在座與南相對論術老人曰青衣木屨國事可知南思之良久曰然矣老人曰又不久必有兵禍鑾輿有難官之厄至于西塞而後方可恢復旧都矣南又思良久曰然矣未又言再不渡漢江南沈思移時曰果然矣僉知在傍聽之而不能解得矣未久青衣木屨盛行于世盖我國古無木屨至壬辰前始有木屨上下通着自箕子白衣東來之後我國皆着

白衣至壬辰前禁白衣皆着青衣故也至壬辰夏倭寇深入 宣祖大王遂作去邠之行駐輦于灣上及平定駕還旧京麻衣老人之言果并驗矣至丁酉倭兵再動鼓行北上京師大震時楊經理鎬来在我國 宣祖大王與楊經理出御南大門樓上與朝臣共議禦賊之策僉正時以蔭仕微官随駕在末班身困假睡似夢非夢邊大聲呼曰再不渡漢江舉朝皆驚怯 上亦驚問曰是何聲也遂命招其人近榻前問之曰俄者再不渡漢江之聲是何殼也僉正遂將前日所聞於麻衣老人者詳細一一陳達仍曰老人

之言以已過者覩之無毫髮差爽今者再不渡漢江之說亦必有驗矣 上聞之以爲喜報即超資拜僉知未久經理所遣麻將軍貴遇倭于忠清道稷山素沙坪以鐵騎突擊破之追至于嶺南海邊再不渡漢江之說又果驗矣

葵三屍湖武陰德

嶺南一武弁少年登科家資稍饒謂初仕唾手可得每年旅遊京洛衣輕策肥又以滿駄輸來以爲結識豪貴納交權門之地見欺於奸騙之徒受詐於流浪之輩惟虛實之是鑽無實效之可言一年二年家産

漸耗斥賣庄土四五年之後狼貝歸鄉方欲断絶仕宦之念專意農作之事家人請之鄉里責之以爲空破千金之産不得一命。官羣譏衆嘲之不勝聒耳其武弁一邊羞愧一邊憤痛盡將所餘田畓賣作数百貫錢復馱錢上京更爲求仕之計而不得仕則寧老旅邸永不還家自誓於心行到忠清道境日色垂暮前店尚遠而黒雲一片自何而起頃刻之間上天同雲暴雨大注雷震交作政甚困措之際遥見一村庄隱映於樹木之間遂驅馬尋路而往投直入舍廊與主人叙話仍請寓宿主人許之遂燎其衣服收其行

孝夕飯之後仍與主人此談彼說不覺夜深忽聞遠
〻地有婦人哭聲甚悽絶驚問主曰此何哭聲耶主
人曰此去一馬場地數年前有一班來寓只有老夫
妻及未婚子女在爲家計甚貧爲人傭賃以延性命
忽於數日前其老夫妻皆死其子亦爲化去只餘一
女旣無族戚且無資産三尸未殯此必是此女子之
哭聲也武弁聞之不勝矜惻待天明委往其家而訪
爲寂無人跡只有一女子在内應之曰如此窮巷誰
人來訪仍出來接待武弁見其女子雖飢餓所困重
以衰憾蓬頭垢面衣不掩體其天生資質之秀麗閑

雅有不得捲者因細探委折出自己行裝中錢而使
自家奴子貿布木買棺槨斂之襲之次第深埋於其
家後園又問其女子曰無論同異姓或有族戚居在
某地者乎女子曰某之外族姓某名某者居在某鄉
某坊而單身女子無以就身今幸賴大人之恩德得
埋父母之體至恨畢矣更何所願只有一死之外更
無他道云云武弁曰不然我當貰轎貰馬陪送于某
家願勿慮焉遂使其奴買轎貰一馬治行具坐女子
于轎中自作陪行訪某鄉某坊某家細說首尾付女
子于其家仍檢其行資只餘十餘貫乃賣馬得錢五

六十而徒步跋涉間關上來留寓於旅店往尋向日
新知入見其貧窮之狀待之皆冷落無情誰肯出力
周旋每當都目既乏調哥之才取才非所可論又無
蟠木之容檢擬又無可望只得隨衆納啣一次陳情
於兵判而歸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倏忽之頃掩過五
六年如干盤纏已盡罄竭食則以多年主客之義姑
以外上得食而至於衣服無以得着欲爲下去而非
但無面還鄕路費實亦難辦眞所謂登樓去梯進退
維谷計無所出方欲一番往見兵判洞陳情寃而兵
判適有事故不見名啣容無路通謁際聞兵判之大

人同知公年過八旬氣力尚旺方在後舍廊武弁窮無所歸又生納交於其老人之計而門禁至嚴蹤跡岨峿盡日彷徨亦無奈何遂遲待昏後門庭少寂瞰其無人閃入大門之內隱身於虛廊之中而所謂同知公所處之廊尤爲深邃門逕亦難的知又瞰無人之隙窺視則有一垣新築不甚高峻自念以爲矢在弦頭不得不發遂攀援而上踰越而入暗暗地窺覘則即是舍廊而房中燭火明熒寂無人譁少焉房門乍啓似有人跡敎時夜三更月色半庭厥弁隱身幽暗之處狙伏而探視則一有老人皓顔白髮扶筇而

下俳徊於庭砌之間厥弁以為此必是同知公也遂嚮也突出俯伏於庭畔甚老人撞見於不意之中喫了一驚問爾何人而何故至此必是穿窬之徒也厥弁佯若不知曰小人即全羅道某邑居出身某也登科幾年未沾寸祿棲屑京鄉家產蕩敗仰事俯育不得如意難親棄鄉今且幾年切欲還鄉而路需無辦備之道乞食旅店艱楚萬狀竊伏聞大監自莅任以來大恢公道寃屈沉滯者皆振拔小人竊欲舉一次陳情而門禁至嚴通刺無路抱刺徊徨亦既屢日矣情勢窮迫出萬死之計敢作踰垣之行有此呈身之

舉死羅死羅殺之活之唯命是從云云其老人啞然
而笑曰君似欲見吾兒而來矣第今夜深無以出去
隨我上來也遂轉入房廠弁亦隨入老人自來無眠
消夜極難人皆就睡獨坐無聊之際意外見此弁遂
問其來歷班閥話了一場饋以酒肴天將明方欲辭
退且曰切欲種〻來待而出入極難將不得如誠云
云其老人曰何不出去吾儕在後舍終日無人不勝
寂寥此有挾房君須留連此若干日以爲消遣之地
如何廠弁心切喜之而佯作不安非便之狀其老人
苦挽之自是廠弁宿於斯食於斯或博爲或碁爲兵

判上來之時則使之避於挾房晝夜侍坐或說古談
一日其老人問曰君奔走京鄉必多經歷亦多有目
覩耳聞者願一聞之厥弁遂將自己決科以後求仕
賣田之事一〻細述且將中路埋三屍及救處女之
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通其老人聽之甚媿〻頗有異
之之意自是朝夕饋食之節顯勝於前其翌兵判上
來其老人招出武弁使之除禮現謁後兵判又將埋
屍之事詳細詰問又謂武弁曰近日因身微恙接應
頗難故果不納刺致使許多武弁俟候門庭有懷莫
陳極爲不安矣君則可謂一面如旧從今以往以乎

服来見我也厥弁自稱惶悚不敢其後数日其老人
謂武弁曰第随我来由軒而皆従複道回轉数次至
一房坐定厥弁不曉其意倘荒莫定忽女婢啓戶曰
夫人抹楼主出来矣厥弁尤不勝驚惑倉黃起身逡
巡欲退其老人曰勿爲驚動姑爲安坐厥弁轉益疑
惶而逃遁不得只得拱手俯首惶蹙危坐其夫人盛
粧入門向厥弁行拜禮厥弁尤極惶恐不知所爲皇
忙起答拜唯謹不敢游目仰視夫人曰大人不識小
女乎大人不記某年某郡某事乎伊時得蒙大人之
德父母身軆得以安葬小女身世亦得善慶恩深再

生銘佩不忘而年淺心性智慮未周未及記其居住
姓名矣當報一念寤寐如結而旣不知姓名居住報
恩無階辜負實多何幸天神共佑事機湊會有此奇
遇庶遂當報之願自今以往死可以瞑目矣厥弁聞
之始覺其夫人即某郡之處女也蓋兵判妻配去年
後娶於湖鄉即其處女也于歸之後常對其家人說
此事而不知其人欲報無路每以爲恨其同知公及
兵判熟聞其言嗟嘆高義之際得聞厥弁之言如合
符節遂以此事傳于夫人使之出拜待以恩人自是
其供饋衣服之節極爲豊盛買一家舍於隔墻之地

辛未武弁之家屬於湖南使之入處家産及男奴女僕皆為辨買遂拜厥弁為宣傳官且兵判逢人輒說滿朝宰相莫不歎賞轉相吹噓次〻升轉官至亜將云

立墓石工匠感孝婦

尹氏夫人某官某之女而俞叅判漢蕭之孫婦也歸俞氏未幾為寡年纔二九無他同氣及諸侄只子〻單身一日忽自度曰舅家兩代諸山墓表床石俱不脩而家事無主管之人吾若一朝溘然則付托無處苟不能追此不死而為之則死亦目不瞑矣然家計剝落辦財無路遂刻意於針線紡績之債孜〻勤〻

一念不憐無四十年積累分錢聚貫成緡聚緡成陌
至于今幾為千金而憂其幹事之無人一日其内從
娚某官金某来見夫人遂語以此事金曰有文與筆
于夫人曰有之文則某黨某丈撰之筆則某親某叔
書之受置以待亦多年月而吾無長子螟孫年幼未
解事我一婦人又無外人之可託者方以是茹恨君
家門下想必有人矣能為我成此事否金某欽感其誠
曰姊氏誠孝令人感激敢不極力助之吾家有一人
為稱某主簿者素嫺於此等事且為人勤實可任此
等事若使此人董役則少不減於吾之躬檢也夫人

曰然則甚好須爲我勤托也金某歸家即也招來飲
以数盃酒細說曰吾有緊切事方欲仰煩於君〻其
肯從否其人曰如可聽者安敢違辭金某曰吾有早
孀外從姊俞叅判某丈之孫婦也其舅家貧甚先山
諸處床石表碣皆未遑焉且無子孫之可主張者夫
人以是爲至恨積儲針線之賃經營大事而方嘆無
可任事者爲言於我〻感其誠孝轉恳於君能視以
吾事着實董役以成其美否其人聽訖噓唏數聲漣
流潸〻金某怪問之其人即收涙而對曰吾家於俞
宅果有難忘之恩俞叅判之按鄯閫北也吾之先親

嘗居幕任忽得染疾仍不復起自始病之時俞希判
不顧忌諱頻頻審視藥餌之節亦爲參飭及至不救
襲斂衣衾以至入棺親自檢飭靡不用極畢竟轉染
至於捐館世豈有如此恩人手感結幽明銘在心肝
每欲爲此家效力以圖萬一之報而其家子孫零替
不知在何處今聞此言悲感如新不覺涕零吾於此
家事雖當水火亦固不避況如此微細事寧不盡力
金某曰事之輳合誠不偶然今則吾姊可遂平生之
願君亦得報恩之路此天使之然也須往其家以吾
言通於内間先世事亦詳言之極力看檢以成其事

其人曰諾即往其家尋見俞兒言其受恩不忘事且
傳金班之言夫人聞之亦爲欣然曰事甚奇異豈非
天歟遂以立石事一以委其人一以息報恩之之重
一以感誠孝之切認同渠事馬貰行資并皆自辦往
來留連殫竭誠力自初至終極意檢督且語諸工匠
等以夫人赤手經紀之誠曰如此孝婦前古罕睹苟
聞此言人孰不感汝等亦具彝心豈無激勸之意乎
不可視同尋常須以扶助之意諸般工價一幷折半
可也工匠等亦無不動容欽嘆曰所言誠是小人等
於孝婦家事豈可論價文之多小乎皆受半價遂竪

表石於二墓設床石於三墓夫人乃曰五十年志願今朝始遂從此死可瞑目矣其後幾年其孫斷長少年登科即爲鎭五也夫人尙無恙及見其榮華此由夫人誠孝感天以致吉慶也

定佳城地師聽痴僮

昔有某士有親知能風水而家甚貧窮資賴於某士也多年一日某士病將死謂其子曰我死之後往見某也懇請求山則必爲我擇吉地言訖而死成服之日兄弟三人相與議曰父親遺托如此盍往求之第一喪人遂具鞍馬往見某也傳其父言請往求山則

某也說其平日情誼仍曰雖不來請既聞汝父之喪
吾豈不往求山地乎雖然今日則有故無以起身明
當自往其喪人信之而還翌日自朝企待而至暮不
來明日又使其第鞴馬而往某也之言一如前日謂
於明日當往不得已盡還其翌待之又如前日而又
不來其明又使季第往請爲某也之言又如前日而
竟不來於是兄第三人憤嘆罵辱曰渠之骨雖渠父
作之渠之肉吾家之所傳也天下安有如許無義無
狀之人今不可復請別求地師之。更無術外矣酬酢
之際家有一僮年纔十五六愚騃慵懶全不任事朝

夕食主人之餘衣不以時而夜不許入房每就竈口
而宿藍縷龍鍾不以人類数之適在堂下聞主人兄
弟憤罵地師之言自請曰小人請往邀来矣主人艴
怒大叱曰吾輩三人連往委請而不来者爾安得請
来使他奴逐出之厥童曰雖然小人往則當請来屢
言懇請其季弟曰若使彼僮往請則於彼亦爲辱矣
試送觀之亦何妨季其兄許之厥僮常磨一小鐵作
一尖刀蔵置囊中遂鞴馬牽去繫馬於也某之門入
門呼之曰生員主在乎某也問曰汝自何来答曰自
某宅来也聞其言而觀其貌則即前日某士家中熟

見之僮也仍問曰何爲來也曰請生負主而來矣某
也大怒曰汝主不來而汝來請我乎吾不得往矣厥
僮升階上請曰請往矣某也高聲大叱仍罵辱喪主
厥僮聽若不聞又升廳上曰請生負主往矣某也又
加叱辱厥僮又再三請行仍又倏入房中又請行數
三某也終不動厥僮突然前進踢倒某也據胸膛而
坐左手扼某也之喉右手抽囊中之刀擬刺而大罵
曰汝之皮骨雖汝父母之所生汝之肌膚皆吾宅之
所傳汝何忍背恩若是乎如此之漢殺之何惜某也
欲起而重如太山動他不得大生懼㤼仍作強笑曰

汝之情誠如此吾安不往〻矣往矣厥僮乃起藏刀
於囊牽馬而來請速行某也不得已騎來路傍見有
葬人者厥僮謂某也曰彼所葬山地何如某也曰可
用矣厥僮曰生員有何所知乎山地則雖好今則倒
葬凶莫大焉何不往見而言之乎某也曰汝何以知
之曰第往觀之則可知矣此人家大事速往救之不
亦一善事乎仍驅馬向山某也旣慴於厥僮遂不得
已上去弔其喪主不忍發倒葬之說厥僮在傍連促
發言其時等天灰已過半矣某也不得已言之喪主
大驚將信將疑某也乃言之遂偕往役處撤其天灰

啓橫帶而見之則果然上下倒置即教以下一金井
開新壙以葬而去其喪主大致感德告挽之某也曰
吾行甚忙不可留也遂下山來未至家十里許厥僮
謂曰葬地欲定於何處乎某也曰汝宅之後可用矣
厥僮曰不可不可家前有大陂池池中有小島以此
爲定某師曰有池水奈何厥僮曰雖然必以此定之
遂入吊矣依厥僮言定以池中島喪人輩大駭之某
師心甚慌惚携厥僮就屏處謂曰雖從汝言定以池
中池水如彼何以安葬乎厥僮曰勿慮勿慮遂擇吉
營葬〻日已迫矣夜半某也潛出往視則池忽涸涸

無一點水大驚異之遂剗削池岸填為平地向勢果好乃行窆為其夜厥僮謂某也曰主家必將厚幣一切勿受必以吾為請辛去可也明日主人果厚贈遺之皆不受唯曰以彼僮見遺主人方以彼僮之不事事為難處樂聞而許之遂携厥僮而辭歸厥僮謂某也曰此後為人求山之時必與我偕往以我主馬箠頓脚處為。穴可也遂從其言到處必依窆言言用之不久皆大發福所得甚多行之十年遂致富為一日厥僮忽辭去某師大驚曰汝來吾家十年情義甚篤今忽無端辭去何也厥僮曰今有去處不可住矣生

負主臨歿時吾當自來占獻山地矣仍郎辭去幾年
後忽自來現曰今則生負主喪日不遠故欲擇生負
主身後之地而來矣遂與某也往一不遠處指示四
山曰此爲青龍此爲白虎此爲案山以某方爲坐向
某也曰用之則如何曰生三子必大貴矣又占前山
一處爲夫人葬地曰用於此則可捧賂遺而資生矣
仍辭去某也家中有一童婢其母死而權厝累年營
財將欲待厥僮之來而得吉地方某主與厥僮偕往
看山之時携菜筐而潛隨隱身林木之間厥僮所指
示處一一詳識招來他處所居親戚数三人出給所

備錢五十兩急〻貿灰辦粮掘其母尸移葬于厥僮所占處仍即亡去自度渠為人私婢無以生貴子必欲擇配於班族遂往某處為傭賃為年既長其主人欲嫁之厥女曰我今雖窮賤本是班族不可與常漢結婚願得班族而嫁之其隣適有鄉班洪總角三十而未娶者仍語之曰君欲娶妻乎我有收養女為仍與厥女作配生三男厥女仍請洪上京居生洪曰白地京城何以生活厥女曰雖然天不生無祿之人豈無生活之道乎遂撤家上京多般拮据以之資生於為數十載三子次第登科門戶冨盛一日夜深後其

母悉屏婢屬招其三子詳言家世之顛末曰我本是
某處某班之婢也汝輩雖貴須勿忘旧主之恩是夜
盜入家中方待主人之睡屬耳窓外適聞此言自思
曰與其偷去些少之物件毋寧往告其旧主之家使
之推奴而分食其半遂尋往某處某班之家一〻詳
細言之且曰直爲推奴之行則必當見殺今不可直
發奴主之說須先以親戚之義往見觀其動靜而言
之其主遂從其言而往叩親戚之誼請見主人之母
厥女一見即認其旧主之子佯喜而直呼之曰吾娚
兄從何處而來乎厚待之招諸子使拜見之留數日

厚贈遺而遣之當初某也先後其子欲葬厥僮所占處則不知何人已先葬之墳形隆然不得已遂葬於其前山所占處其後甚子仍依於其富貴之家以終其平生云

諭義理摩盜化良民

嶺南一進士以文章智謀爲一道所稱皆許以都元帥材目一日初昏適獨坐有一人乘駿馬身健好而來與主人叙話曰吾在海島萬里之外其徒數千而天性不幸取人贏餘之物用人堆積之財之食之衣皆資他人之物而指揮管領只有大元帥一員今遣喪

変襄禮繞畢青油遷空殆同龍亾而帝逝三千徒黨散無紀律不農不商生涯無路及聞主人蘊不世之智有濟人之才今吾來此非為他也為邀足下坐大元帥之位未知意下何如苟或咨且則滅口在於反手遂拔長劍促膝而威劫之主人自思曰吾以士族清類投身盜賊之羣非不羞辱而與其滅性於壯士之劍不若暫辱身名一以免目前之禍一以化盜徒之習不亦權而得中者耶遂快諾之厥客即稱小人於窓外分付來隷曰牽來外繫之馬蓋有二馬之來而一則繫外矣請其人上馬聯轡而出疾如飄風俄

頃已到於海口有大紅船一隻備待矣下馬乘船〻疾如飛遂抵一島下舟登陸城郭樓閣宛一監兵營樣矣自此坐之於肩輿前後擁護而入一大門之中坐於大廳中交椅上數千徒衆以次現謁禮畢進茶啖一大卓明日朝仕後初來者以行首軍官從容跪告曰見今財力罄竭未知處分如何主將遂分付如此如此其時金羅道有萬石君一人先塋在於三十里之地守護禁養無異卿相家一日一喪制行次入于山直家而後有服者二人地官二人鞴馬傔從極其豪健必是巨室求山之行也山直自下問之則京

居某宅行次而喪制主已行校理服者亦皆名士云
小憩後一行齊上墓後放鐵於最上塚腦後一金井
地指點評論置標而下來坐定後行匣中出大簡四
五張揮洒修書即令一奴傳于某々邑及監營一々
受答以來指山直謂曰宅新山定於俄坐之地非不
知彼墓之爲某宅山所汝之爲某宅墓奴而禁山與
否用山與否在於彼此之强弱非汝所知葬日擇在
某日而酒飯當爲預備先給三十金以此先爲買米
釀酒而待之遂即地馳去山直雖欲拒之無可奈何
即馳告緣由於山主宅山主笑曰彼雖勢家吾若禁

断則何敢用之當於彼葬之日如是如是汝輩勿爲
出他以待之至是日早主人率家丁七百餘名方十
里内民丁作者擧皆聞風而會者亦爲五六百人矣
各持一索一杖向山所而来滿山遍野便一白衣行
軍領之於山上飲之以彼家所釀之酒結陣而待之
終日無所見至三更末遥見萬餘炬從大野陸續而
来梃歌喧天勢若萬畢之驅来傳梃於相望而不可
見之地山上軍擧皆納履荷杖皷勇奮臂以待一餉
之後喧嘩漸息火光亦滅稍〻若無人山上軍大疑
之急使覘之則果虛無一人而火則皆一枚四五頭

炬也忙報是狀山主大悟曰吾家財穀盡爲見失矣率大軍急已馳還則家內人命幸無所傷財物則蕩盡無餘此是元帥聲東擊西之謀也其財物盡爲刼來後明日釀酒殺牛大犒群徒并令行所得及庫中財物積聚於前庭即令掌籌者計其多寡分屬於三千人各名之下皆爲百餘金許矣將軍乃以一張傳令輪示曉諭曰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四之端而汝輩以化外頑氓隱伏海島離親去國遊手衣食以刼掠爲生剽奪爲業嘯聚徒黨凡不知幾人構災積孽亦不知幾年矣余之來此非爲助甯爲惡將

欲化甬歸善人雖有過改之爲貴從令以往革面革
心東西南北各歸故鄉父母爲養之墳墓爲守之浴
於聖人之化歸於樂民之域則其與海上明火賊何
如哉矧又所分之物足以當中人一家產則於農於
商何患無資乎於是衆徒一時叩頭稱謝曰誠如分
付云云其中一二漢不遵令者即以軍令斬之梟其
城郭室屋領三千徒衆涉海出陸各送於其道其鄉
自家則從容還家離家之久一朔半矣隣近之人来
問則答以間作京行云云
語消長偷兒說富客

嶺南一士族以世富有百餘萬金財所居基址三面皆石壁前則大江橫帶於洞門外所車廊下二百餘家矣此人雖積百萬之財而以屢世鄉居連查姻親皆是鄉班京洛則初無一面之親欲結一有勢之家而實無其路適其時隣邑蔚山倅袁出其甥侄朴校理者來到邑府劉行諸鄙親自主張是日自江外涉塲一行次以駿馬健奴招舟渡江旣渡之後下舟登陸輕揚飄當瞥眼之頃已至於大門之外遂下馬陞堂主人整衣冠迎接仍問尊啣伊誰所來何幹客對以蔚山倅之甥侄今遣袁友劉行在三明較其宿站

要不出此幸許借二三奴舍以容一夜喪行否主人
久欲締結一勢家以爲緩急之文矣今當適會不費
財力豈非所望遂快許之客感謝再三約日告別而
去及是日主人分付首奴賡三四大屋子洒掃庭宇
塗褙窓户擔運歇所兩班下處屛帳之設供饋之備
無不畢具與諸子侄整衣冠以待之初昏喪行果入來
方相氏先導隨柩行次太半隣邑守令而監兵營護
喪裨將以紗笠青天翼乘白馬分立於左右人丁擁
護鞍馬簇匝充塞於江上二十里木道已備十餘巨
艦臨江即渡停柩於排設之所即聞哭敎動地而已

朴校理者率五六從者馳馬入来高揖主人曰多蒙
盛念利稅樞行層雲義氣何以相酬主人荅曰不費
之事何足曰勞酬酌未了自内急邀生員主入来生
員入去則内君跳足曰大事出矣即聞婢僕之言所
謂袁與初不載樞皆是兵器云此將奈何主人雖大
悟事已到此誠無奈何遂寬慰之出来外堂客問之
曰即見主人眉宇滿帶憂懼之色無或有憂患耶主
人曰有小兒急病率即差安客微笑曰主人量狹矣
吾今所欲不過財之輕便者土地人畜家舍粮穀自
在今者所失雖云不些数年之内自當充滿何必深

憂且財物天下公光有積之者則必有用之者有守之者則亦有取之者如君可謂積之者守之者如我可謂用之者取之者消長之理虛實之應即造化之常主人翁亦造化中一寄生也豈欲長而不消實而不虛耶事已早覺不必以昏夜作鬧以至傷人害命幸主人先入內庭使婦女共集一房也主人已知沒可奈何依指揮奉行出而告曰如教矣客更謂主人曰主人應有平生偏愛之物此則早言之無使渾失也主人以七百金新買青驢言之於為之須守令裨將表人服人行者奘婢擔軍馬夫皆換着狹袖軍服

持軍物簇立於外庭已不知幾千丈夫而簡〻身手
健壯八〻氣力驍勇容乃下令曰汝輩須入內室諸
房所在之物無論銀錢衣服器皿髢髻釵釧珠玉錦
繡之屬一并搬出而但婦女所聚之房雖有億萬金
財慎勿近也財物雖重名分至嚴若有違令者不用
軍律又誡以勿取青驢之意且謂主人曰領率入去
毋致亂雜也主人遂領入群徒爲先大室內所居房
與其他長婦房介婦房季婦房孫婦房小室房第婦
房庶婦房大女房小女房長狹房短狹房大壁欌小
壁欌東狹樓西狹樓前庫舍後庫舍房〻曲〻之物

一〻捜出積之於外庭又出来外舍大舍廊中舍廊
下舍廊後舍廊中別堂後別堂所在物又皆無餘盡
取無慮為億萬〻金以三百匹健馬馱之乃一時飛
奔渡江領袖者則猶與主人分席對坐慰之以塞翁
之禍福譬之以陶朱之聚散長揖作別曰如我之客
一見已極不幸再逢非所可願今此一別更會無期
唯望主人達理順懐珍重多福慎勿復生結交京華
士大夫之念也今番所謂朴校理者有何所益乎及上
馬又顧語主人曰失物之人例有延踵之擧此則無
一利益幸主人毋用俗套以致後悔再三申〻主人

曰唯々不敢不敢遂越江飛馬而去不知去處少頃
數百家奴僕畢集咻々致慰咄々起憤果以追蹤之
意爛熳相議交謁吏進曰此必是海浪之徒宜無從
陸之理此非某海門爲幾里某海口爲幾里急步追
之宜無不及吾儕六百餘名左右分隊飛赴於某浦
某海之濆況某大村在某海口某大村在某浦邊彼
雖累千徒衆吾豈有敗歸之理于上典大禁之其中
首奴知事者十餘漢交謁吏白曰賊將之申托勿追
者都出於威脅也以小人六百壯丁公然見失億萬
金財寧不大憤初頭不能撐當以其不虞之遣而至

若追蹤則已有預備何畏之有況浦口不遠浦村甚
大誠一追之宜無不獲萬一不獲必無見敗伏乞生
貟主一任小人輩周旋如何衆論蜂起上典亦不能
禁止忽於家後松竹之林遽有千餘丈夫發喊而出
飛集於外臺之庭蹴之擠之踏之拳之扶髻爲打腦
爲瞥眼之頃六百奴丁碎之如土犬尾鷄之拉如枯
鼠腐鄒勢若風雨之翻紛疾如雷霆之馳驟瞬息之
間擠夷踏平一時渡江又不知去處即見近千奴僕
一一僵仆於地拔目者折臂者鼻血者坼腦者折脅
者拉齒者落耳者浮頰者碎頸者蹇脚者違骨者裂

皮者氣急者空塞者直視而喪魂者僵卧而不起者
形〻色〻無一人不傷而實無一箇物故之弊其翌
收拾驚魂周攷失物則無一存者而櫪上青驢亦又見
亡其再明之曉忽有驢鳴之聲出於越江津頭而
散甚慣耳主人大驚急使往觀則所失青驢以白銀
鞍青絲勒兀然獨立於江頭而鞍前以巨繩網盛一
血淋漓頭掛於左邊且有一封書斜掛於馬勒之右
皮封曰江壁里善施家執事月出島候狀裏面曰日
前再度趁晤出於許久經營而勢甚忙迫未能穩話
謹來審動止不瑕有損於不虞之患耶財帛之喪窃

料以執事洪量宜無有介于懷而不有臨别贈言竟
致奴僕之傷滄浪自取誰尤誰咎所可銘感者以執
事三百馱輕寶輸之爲海島中一年之粮多謝多謝
貴驢奉完而馬鞍所懸之物即犯令者也幸相考之
如何不備年月日綠林客拜主人見此失物之憤氷
消雪融未或有胷中滯介而人或以慰則未嘗以逢
賊荅之輒曰今世見傑男子而江山眉睫無由更睹
尋常春戀頗有怊悵云

過南漢預筭虜兵

朴宣傳震憲居在平邱村少時能文章又善武藝窮

居奉母每朝持弓矢而出必射雉而歸以供親饌矣一日遇雉射之雉帶箭衝起飛落于叢薄間朴往見之雉則不見矢着在于一部冊上朴異之披視之即詳論河圖洛書數者遂歸家推究其理自是之後凡人之窮達事之吉凶無不前知如合符節當光海朝凶人李爾瞻即朴之異姓五寸叔也專權用事勢焰熏天每招致朴使與其諸子同做科工朴笑諾而退終不往人或問其故則曰李奸凶也未久必陷大戮若出入其門恐及於大禍其後爾瞻累誘之曰使汝登科文衡銓長是汝倘来物又以禍福之說恐喝之

朴懼禍遂棄儒業登武科蓋不欲與甪瞻諸子同工
也官至宣傳蹭蹬不顯李承旨枝茂未第時與友人
尹叅奉某做策工於　光陵齋室一日朴歷訪李于
齋所蓋李即朴之族侄也見其至遽起下階曰宣傳
叔主來矣迎入升堂尹以朴是武人輕視之卧而不
起朴待李如小兒問曰汝做策幾首李曰僅五六首
仍出以示之朴覧畢曰此是汝第一做此是汝第二
做其餘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無不歷歷言之仍推筭
李命曰汝必捷今秋增廣科矣李曰以我叔主之才若
任大將必建大勳業矣朴曰不可吾命道甚奇不可

當大任若得一良將而使我為佐幕贊畫則庶幾成功也尹聞之始瞿然大驚起而致敬謝其前過遂出示其策朴曰真奇才也非李侄所及又筭其命曰登科則稍後於李侄矣是秋尹果見屈而李登第後三年尹亦登第云其後甲戌乙亥間與人登南漢山大驚曰此出降城也未久國有大兵禍 鑾輿必播遷到此仍言受圍出城事甚分明曰當其時使吾為都元帥可以禦敵而吾死必在其前設使吾不死世無知我者嗟惋久之至丙子冬其言果驗而朴則先數月已死云

牢錦城杖殺金漢

燕山朝嬖妾之娚姓金者居在湖南之羅州恃其妹勢大張威福攘取人田畓橫奪人奴婢至若錢穀牛馬用若己物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一道惴惴人莫敢誰何道內守令之新到任者遠道則二十日內來謁其次十五日又其次十日五日近邑則不出而三日本倅則當日來謁延命則雖或遲滯而此期則不敢違越家畜如飛善步者三奴一日半能入京守令如有不如意者即報于其妹或罪或罷朴訥齋祥不勝憤痛自求爲羅牧到任五日不往見金漢潑皮推捉

三公兄及座首朴公聞之即發將校刑吏官奴使令
及邑内壯健人并百餘人使之圍繞其家分付曰若
不捉致金漢則當死良久縛以致之朴公一邉報于
監營一邉以大杖打其膝未及十杖即死即舁出之
監司見其報大驚急令都事往救之至則已無及矣
朴公解其印綬急跨馬登程行踰蘆嶺至川院忽心
動捨其大路遂取左路直向興德而行當初朴公之
捉致金漢也其奴善步者一人一日半入京報于其
妹其妹即通于燕山燕山大怒即發遣禁府都事持
藥物使之賜死時朴公之侄在京者聞有是命急貿

小欲諸具疾馳南下先於某都之行〻到川院逢羅州下人知朴公由興德路行即往追之及於古阜邑内不忍直言賜藥事紿曰聞叔父重治金漢禍將不測故欲來救耳朴公恠其速知詳問其所聞日子果是金漢先後一日半也遂與同行上京其侄自中路先馳入城見公之親友詳言曲折諸親友爭持酒出迎于江外潛爲仍置于漢江村舍日〻歡飲使之醉倒昏迷都事馳往羅州聞朴公已上京一遑馳啓急回馬追之未及至京中興諸公已謀擧義反正矣即拜朴公爲副提學公宿醉未醒不知已爲反正矣入

城謝恩 上引見公仰瞻曰天顔與辞朝時不同矣左右告以反正事公出闕門即於是日歸鄉云

窮儒詭計得科宦

昔有一班族不文不筆家且貧窶時或赴擧而不能自設一接只從親友之後得餘文餘筆而呈券矣僥倖得一監解會圍漸迫而既無文筆無以覬先然雖於坐停乃携一張正草單身入場四顧無親借述借筆亦無其路彷徨忽見關西巨擘有名於國中者為人借述冒入場屋曾有一面於他坐矣即往其接叙寒暄畢即曰莫重場屋無難冒入吾若一言事

當不則其巨擘及主人滿面發赤惶㥘戰栗其士乃
曰詩一首畫意善做爲先給我則我當不言矣其巨
擘乃操紙揮毫頃刻製出以給之文則雖幸詭計得
之又無以寫呈方拖券周回之際適有能筆而短於
文者與人相約換手而臨期狼貝操筆苦吟又乃就
其座先叙前日末一見之語次慰問接狼貝之事且
言自家有文無筆要與換手仍示自家所持之詩其
能筆者雖不能善文猶能知科文体格取見其詩則
果善做者也方甚困措猶幸得此遂許之仍展券磨
墨揮毫寫之頻頻回顧曰我則當致誠善寫須於其

間畫意做出一首詩以待也其人曰諾遂出草紙若出草樣颯颯書之仍又墨圈使他人莫可辨識待寫券畢即爲捲持仍授暗草一張於能書人曰呈券後吾當即還姑待之遂抱券直向坮上故爲躍入於網內試官及軍士輩見之以爲犯法使之速速押出其士人以錢兩授軍人曰吾雖欲還入接中愼勿聽之只顧逐出俾不得一刻留連於場內軍人旣受其賂又試官分付至嚴豈欲暫時徐緩前引後擁忙忙逐出其士人故作哀乞樣於軍人曰吾有萬萬緊關事幸少緩俾吾還入吾接軍人輩那裡肯從四次五次無

数懇求而一向牢拒遂過其援而出來之際道語能
書人曰事既到此無可奈何云〻仍為出場及其榜
出果得覓捿某士既得小科之後又生筮仕之意而
無勢力無攀援莫可奈何適其時吏判新喪其近三
十獨子如癡如狂無意榮途而黽勉行公某進士心
生一計細採吏判之子年歲性禀才華文識及平日
交遊之為某〻做工於何處遊覽於何處一〻詳知
往懇於南山下文章之士搆出祭文一通極其哀痛
備言相識於某處同做於某家伴讀於某寺年歲則
差以幾年交分則厚似膠柒稱以世誼而備述渠家

世德俾人之見之者一按可知爲年歲幾何誰之子孫仍備鷄酒之奠職吏判之赴公躬往其家使奴僮輩開几筵門設奠斟酒跪讀祭文而嗚咽不成聲仍又放聲大哭哀痛良久而去其夕吏判自公而退入內則其夫人曰俄有一士稱以某洞某進士稱以亡兒之切友具奠爲文痛哭半餉而去云云吏判大異之取其祭文而見之則連篇屢幅殆過數百行而文筆俱極佳嘆曰吾兒有如此切友佳士而吾何以不得知乎觀其世閥則乃是故家班族且年近四旬政合筮仕且職宰相之不在家而奠于其子之靈筵者

其志操尤可尚遂於都政排衆檢擬得以筮仕焉

呂相托辭登大闈

呂政丞聖齊治經及第也當會講之日入坐講席講
紙自帳中出來書七大文遂自周易至詩書論孟中
庸并皆純通爲十四分次當大學大學例多請粗爲
十四分半則即爲及第也呂相不欲隨衆請粗必欲
純通而準十六分見其講章方張周思而漠然不記
試所屢度催促而終不得開口不得已心生一計自
稱後急試官令衛軍一名眼同牢去以爲防奸之地
呂相坐於溷上強作放便之状無數思念終不能通

只與衛軍打開話問衛軍曰汝是他鄉之軍而何時
上京耶衛軍曰小人是某邑之人某月上來矣呂聞
而喜之曰某邑有妓名某者汝知之乎衛軍曰小人
果知之小人上来時某妓裁書付托曰汝上京後須
尋訪呂生員宅傳納此書申勤付托而小人不知其
宅在於某洞尚不得傳矣書房主或知呂書房宅乎
呂相又喜而問曰其書安在吾即呂書房矣衛軍曰
尚在囊中搜出以呈盖呂相大人宰其邑時呂以衙
子弟眄一妓雖於年久之後尚未忘情欣然受書而
見果厥妓書也遂坼封展開滿紙長書無非切〻情

訣講章究息排却一邊遂持妓札細〻玩來殆過半
晌試官怯其太遲又使他衛軍往察之衛軍見呂相
手持滿紙細書者無意起身即以實狀入告試官試
官大疑之連使促來呂相不得已復入講席試官怒
呵之曰假托便急而出去暗考囊中所記科場至嚴
士習極駭前出講章今不可用當出他章使書吏還
入講紙呂相佯爲悶迫之狀無數哀乞曰艱辛黙繹
僅〻記得而今欲應講之際忽換講章試所何爲此
不忍爲之事乎試官連加怒叱換出講章又連促講
誦呂相自是雄講俄者一章偶未得記其餘他章豈

有不通之理遂一口氣高聲突誦滿座稱善遂得紅
通而𩲡捷其後官至議政